

民国先生

尊贵的中国人

张笑恒
著

胸怀天下，傲然独立。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再向大师们致敬！
读他们，内心沸腾，
热泪盈眶。

陈寅恪适鸿年同书
傅斯年鸿典同书
沈从文鸿年同书
王叔同书
李叔同书
徐悲鸿书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民国

先生：尊贵的中国人

张笑恒
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先生：尊贵的中国人 / 张笑恒著. -- 北京：
现代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5143-5405-8

I. ①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一生平事迹
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1450号

民国先生：尊贵的中国人

作 者 张笑恒
责任编辑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
网 址 www.xdcbs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制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6
印 张 17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405-8
定 价 35.00元

者的故事，是长河奔腾，波澜壮阔，而至“五四”以降，“中国这不夜的夜”——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中译有《天下杂志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的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进步刊物纷纷登台，北大才子才女们才华横溢，大放光芒，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等大师级人物，以及徐志摩、林徽因、冰心等



这些大师级人物，都是民国时期的代表。

序 言

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，从年代上看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却又仿佛遥不可及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民国时间不长，但影响极深。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，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、胸襟和学识。他们忧国忧民、铁骨铮铮，他们微言大义、学识渊博，教授与学生共处一室高谈阔论，青年学生以天下事为己任，为国读书寻求救国之道，也有勇敢激昂的爱情故事。那时的文人骚客风度翩翩，提笔能写文章，张口能诵诗书，女性英姿飒爽而不失大家闺秀风范，如果深入去了解，会惊叹地发现，那个时代居然是如此壮怀激烈。

民国就像春秋战国一样大师辈出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精神，至今让人深思。在思想变革的年代里，民国人身上都有儒家传统“士”的风范，他们将爱国转化成了救国，真的在街上奔走呼喊，向黑暗势力游行抗争，并且不断地寻求救国的真正方法；他们著书立说、翻译西方经典、积极从政；他们集体在推动那个时代的发展，在动荡时代里发出一道道亮光。

“士”的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维持进步的关键所在，这是锐意改革、敢于承担、引导大众的精神，文以载道，肩负沉重的社会责任。他们“宁

鸣而死不默而生”，以“国士”自许，爱国爱家，把民族、社会的事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。如辜鸿铭发表《春秋大义》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内涵，以行践言捍卫中华文化；山河破裂时徐悲鸿创作《田横五百士》《愚公移山》等画作，用以激励国人；傅斯年主持殷墟发掘，以保存国粹，又主持北大复校、台大改革，病逝于任上。

那个时代思想激烈，百家争鸣，民国知识分子常在报端论战，争论制度、学问、变革之道，唇枪舌剑后见了面却相互尊敬。如胡适与章士钊因为“白话文与文言文”之争在报纸上闹得不愉快，然而在宴会上相见惺惺相惜，还合影留念，这样的风度应该让今人汗颜吧。

古有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民国人正是如此。王国维五十岁突然自沉于湖，留下千古之谜；陈寅恪双目失明，用十年时间作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残生里坚韧不屈；闻一多拍案而起，不惧一死，怒斥特务无耻；抗日战争爆发，大批教授文人不辞辛劳迁往南方，不在日伪政权任职，任凭头顶有日军轰炸机飞来飞去也不停课。

会下中国象棋的人都知道，当将帅出现危机的时候，常常靠“支士”或“弃士”来保护将帅，这就是充满“士大夫精神”的民国风度——胸怀天下、安贫乐道、通达生死、专心治学。他们身上流露着极热烈的家国情怀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情趣，每个人都是个性十足，特征鲜明，讲起来都非常有“味道”。

民国已然过去，只能整理下零散的片段，用来窥探那个年代的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些精神。这段历史很壮阔，很激昂，也很有趣，品味过后又让人心绪起伏。民国于今天就像一面镜子，用镜子照一照，会看到很多今天已经失掉了的精神气质，或许会对读者有一些新的启示，这个精彩的时代不应该被遗忘，这就是作这部书的小小期冀。

>>> 目录

陈寅恪——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

陈寅恪——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

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，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，曾被众教授尊为“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”。陈寅恪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广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，精通十多种语言文字，还包括梵文、突厥文等生僻语言。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上影响极深，一生信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可谓文人也有铮铮铁骨。

一、“活字典”：教授之教授	002
二、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	006
三、陈寅恪与吴宓五十载惺惺相惜	011
四、残生里的文化托命	017

胡适——但开风气不为师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，新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之一，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、新诗的学者，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，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《尝试集》。胡适毕生倡言“大胆地假设，小心地求证”“言必有证”的治学方法。胡适的影响在于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，他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考据学、红学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，为后人治学打开了新的局面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

一、胡适与“文学革命”	022
二、“小脚”与“西服”式的婚姻	030
三、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，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	037
四、争议的人生	044

傅斯年——“梁山好汉”式学者

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，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，五四运动时为学生领袖，其学问让人惊叹，堪称“民国学霸”。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，为人处世也是一副山东好汉的作风，直爽痛快，人送外号“傅大炮”。他晚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，后又到台湾大学担任校长，为这两所名校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

一、国士无双：北大第一才子	052
二、“傅大炮”	058
三、高山仰止双昆仑：傅斯年与陈寅恪	064
四、从北大校长到台大校长	070

辜鸿铭——最尊贵的中国人

辜鸿铭（1857—1928），人称“清末怪杰”。辜鸿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脑后一直拖着辫子，可谓辛亥革命后为数不多的“著名辫子”。辜鸿铭学贯中西，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亚等九种语言，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将儒家“四书”中的三部翻译成英文，并在欧洲出版，引起巨大反响，又因辜鸿铭所写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被西方人尊为东方文化的“圣哲”，辜鸿铭在西方刮起过一阵迅猛的东方旋风。

一、狂傲不羁之个性	080
二、妙语天下的幽默大师	087
三、东风西渐的功臣	092
四、“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”	097

沈从文——永远的湘西少年

沈从文（1902—1988），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、著名文化史专家，以《边城》闻名全国、蜚声世界，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。沈从文年幼时成长于凤凰古城，少年时从戎，青年时脱下军装，拿起笔，为后世的读者带来了一篇篇诗一样的文字，述说着“爱”与“美”。

一、“北漂”青年：一个人在北京	104
二、“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”	109
三、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	116
四、生于边城，归于边城	121

刘文典——世上已无真狂徒

刘文典（1889—1958），堪称“狂人”，常口出狂言，为人桀骜不驯，追随过孙中山，营救过陈独秀，驱赶过章士钊，痛斥过蒋介石，一生坚守文人气节。并且，他的学问是不得不让人佩服的，他是杰出的文史大师，对于庄子的研究堪称举世无双，又是著名的红学家，先后讲授过“文选学”“先秦诸子研究”“大唐西域记研究”“庄子”“淮南子研究”“文心雕龙”等影响深远的课程，乃是一代国学大师。

一、怪诞教授	128
二、世上已无真狂徒	134
三、疾恶真推称正平	140

王国维——活在第三境界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近现代著名学者，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，是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观点剖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开风气者，其代表作《人间词话》让他闻名于世。王国维又将甲骨文学由文字学推演到史学，可谓开创性的思维。王国维五十岁时突然自沉于湖，留下千古谜案，让人叹息之余不禁要发问：“究竟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故，才会让一个大学者走上自杀之路呢？”

一、不善交际善学问	146
二、人生三境界	151
三、王国维与罗振玉	156
四、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”	161

钱玄同——简化汉字的先驱

钱玄同（1887—1939），著名语文改革活动家、文字音韵学家，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旗手。他一生致力于汉语、汉字的研究，是《狂人日记》的催生者，也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、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的率先提出者，为简化汉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一、从不批卷子的教授	168
二、新文化运动中自导自演唱“双簧”	172
三、竖起脊梁，竖起学问	177
四、钱玄同和他的家族	182

李叔同——半生潇洒半生僧

李叔同（1880—1942），一生传奇，是著名的音乐家、美术教育家、书法家，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，创作的《送别》被人传唱至今。李叔同年轻时可谓风流才子，多才多艺又相貌堂堂，东渡日本留学，开启了中国话剧的篇章，他所作的诗、词、字、画等均有极高成就，在民国年间就已全国闻名。后李叔同回国任教，三十九岁时突然削发为僧，放弃家庭与事业，专心研究佛法，晚年为弘法四处奔走，圆寂前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同他的人生一样，很多人是看不透的。

一、才子变高僧	188
二、人生第三层楼	196
三、李叔同与丰子恺的师徒约定	202
四、念佛不忘救国	209

钱锺书——最后一位大师

钱锺书（1910—1998），著名作家、文学研究家。钱锺书所在无锡钱氏名人辈出，他年少时就显露出极高的智慧与天赋，被人冠以“才高八斗”的称谓。他于1929年因英文、国文近乎满分而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，进而成为“清华第一才子”，并与杨绛结下了一世情缘，抗战时期所作《围城》引发轰动，至今仍有很多人记得里面幽默讽刺的经典句子。其他重要著作如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更是奠定了钱锺书的地位，两本著作均用文言文写成，钱锺书引经据典、见解深刻，思想深邃间迸发智慧的光芒，被称为“最后的大师”。

一、文化昆仑	214
二、嬉笑怒骂一生不羁	219
三、钱锺书与杨绛的一世情缘	225
四、沉默的晚年	233

徐悲鸿——洒脱坚韧的“千里马”

徐悲鸿（1895—1953），一代画坛巨匠，他的绘画思想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徐悲鸿以画马享名于世，他笔下的马有灵魂，那灵魂就是他自己的放荡不羁、铁骨铮铮。徐悲鸿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、中央美术学院等，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一、徐悲鸿与书画的不解之缘	238
二、徐悲鸿与马	244
三、人生路上的两大导师：康有为与蔡元培	248
四、画不出来的真情	252

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，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，曾被众教授尊为“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”。陈寅恪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广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，精通十多种语言文字，还包括梵文、突厥文等生僻语言。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上影响极深，一生信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可谓文人也有铮铮铁骨。

陈寅恪是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，也是清华校史上的“国学大师”。陈寅恪的国学造诣，是清华百年来所未有者。他不仅通晓经史子集，而且对西方哲学、文学、音乐都有深入的研究。陈寅恪的学术研究，是中西合璧的典范，他的治学方法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陈寅恪——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

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，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，曾被众教授尊为“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”。陈寅恪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广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，精通十多种语言文字，还包括梵文、突厥文等生僻语言。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上影响极深，一生信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可谓文人也有铮铮铁骨。

一、“活字典”：教授之教授

1925年，清华大学正在进行着一件意义重大的事：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其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，培养国学人才。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了三位著名的大师担任国学院导师：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；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、著述等身的梁启超；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。

国学研究院主任与导师梁启超推荐了一个人，希望他能担任国学院导师。曹云祥问：“他是哪一国博士？”梁启超说：“他不是博士。”曹云祥又问：“他有何著作？”梁启超又说：“也没什么著作。”曹云祥大摇其头：“这个人一无大部头的著作，二无博士学位，国学研究院的导师，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？”梁启超坚持道：“没有学衔，没有著作，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！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，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，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。”

梁启超口中的“陈先生”当时正在德国游学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，才三十六岁。

一年后，陈寅恪出现在清华园里，穿着长袍，戴着可以遮住耳朵的皮帽，肘下夹着一个书包，与西装革履的“教授着装”相去甚远。开始时，校方还有些犹豫，其他人也有些争议，然而陈寅恪很快就让校方担心另一件事

了：教室太小了！根本容不下来听陈寅恪讲课的学生们。

陈寅恪讲课十分有趣味，虽然平铺直叙却听起来毫不枯燥，每次下课铃响，学生们都是哀怨声一片，舍不得下课。更让人震惊的是陈寅恪的博学，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，见解独到，其学问学贯中西让人难以置信。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，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、流传何处的脉络，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。

因此，陈寅恪在清华绰号“活字典”，还有人称他为“教授之教授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因为当时很多著名的教授也跟着学生走进陈寅恪的课堂听课，如朱自清、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。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有时间就去听，风雨无阻。

当时的清华学子还能见到这样一幕：代理校长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出来，边走边听陈寅恪讲话，直到教室门口，又对陈寅恪鞠一躬才离开。这个故事充分表明了冯友兰的谦虚与陈寅恪的博学。

金岳霖回忆陈寅恪的博闻强识时曾写道：“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，有一个学生来找他，问一个材料。他说，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，翻到某一页，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，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，你把它抄下，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。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，确实少见。”

陈寅恪的博学开始得到各方面人物的认可，傅斯年曾说：“陈先生的学问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！”胡适则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：“寅恪治史学，当然是今日最渊博、最有识见、最能用材料的人。”

文史大师刘文典以博学与傲气著称，他曾说过中国只有两个人懂《庄子》，一个是庄周，一个是他自己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面对陈寅恪却不止一次地称赞道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四百块钱，我该拿四十块钱……”

除去同时代大师的赞赏，陈寅恪弟子的话也能佐证陈寅恪的博学。陈门弟子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院时说：“寅恪先生讲《金刚经》，他可以用

十几种语言，用比较法来讲，来看中国翻译的《金刚经》中的话对不对，从‘金刚经’这个名称开始讲起，这种语言怎么说，那种语言怎么说，一说就是近十种语言，然后再给我们分析，告诉我们某个翻译是正确的，有些则有出入。”

还有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回忆说，有一次，陈寅恪随意翻看了一下陈封雄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，这本书根据美国教材编译，里面有一张“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”图片，陈寅恪一看便摇头道：“这不是巴比伦文，而是突厥文，书上用错了图片。”

陈寅恪不光在清华、在中国赫赫有名，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力。白鸟库吉为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，有“日本史学界太阳”之称，某日他与陈寅恪的学生蓝孟博吃饭，得知陈寅恪是蓝孟博的恩师后立即伸手过来致意。白鸟库吉表示自己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，写信给奥地利学者，对方叫他请教柏林大学某教授，柏林回信告诉他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，陈寅恪最终帮助他解决了问题。

还有一次，苏联学者在蒙古挖掘出三块突厥碑文，拿到欧洲各国，哪个教授都看不懂。陈寅恪以突厥文翻译成各国语言，各国学者毫无异言。还有著名的唐德宗与吐蕃的《唐蕃会盟碑》，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、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，又是陈寅恪做了确切的翻译，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。

陈寅恪博闻强记，学贯中西，在民国大时代里也是那么闪耀。他的学问到底有多深，恐怕无人知晓，后人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勉强窥探。据季羨林说，陈寅恪留学德国时，写了许多学习笔记，现存六十四本，单是涉及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、突厥回鹘文、吐火罗文、西夏文、满文、梵文、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。而季羨林当时在清华大学西洋文系，旁听了一节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，立刻着迷，称听陈寅恪讲课是一种享受。陈寅恪给这个年轻人带去了巨大的学术转变，随后，季羨林便放弃西洋文学，转投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，并留学德国，师从陈寅恪的同门师弟

瓦尔德施米特教授，将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这些生僻文字的研究延续了下去，陈寅恪也没想到是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方式。

陈寅恪在教学之余，还不断地精深着自己的学问，在1930年到1937年之间连续发表四十八篇论文，论述佛学义理，震惊海内外。此外，《蒙古源流》是明清之际蒙古族思想家萨囊彻辰所著，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，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陈寅恪发表了四篇论文，探明了《蒙古源流》一书的本来面貌，对后来的蒙古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。陈寅恪还被认作“敦煌学”的开山鼻祖之一，因为是陈寅恪从事了敦煌文献的研究并将其归纳到世界学术领域中，著文列举敦煌残卷的价值，为“敦煌学”的开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

史学界称陈寅恪“才、学、识、德”兼备，而清华大学的师生评价陈寅恪为“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”。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，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尊称，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陈寅恪对得起这些称号。陈寅恪讲课的时候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，注重的是“传道”，即从各个方面展现自己的为人师表和对学问的尊重。据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讲，有一天，他来到陈寅恪的寓所听课，发现只有他自己一个学生来了。陈寅恪当时正在工作，见到胡守为后就拖着不便的身体挪步上楼，片刻后居然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！这件事情对胡守为印象极深，“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”不只是对陈寅恪学问的称赞啊！

古今做学问者多如星辰，有的人成了恒星，永远散发光芒；有的人则成了流星，匆匆而过无人记起。陈寅恪是前者，他所散发的光芒如圣火般久久不熄，原因何在？在于陈寅恪的文史学问站在巅峰，他的人格也站在了巅峰，所谓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陈寅恪用他一生的时间研究学问，也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“道”。金庸先生说：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”借用过来可以是：“师之大者，为学为人。”“大师”二字，陈寅恪当之无愧。

陈寅恪学史，身上保留着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气和特点，但是他并不是迂腐的旧时代老儒，他的性格与人格也充分展现着他留学各国汲取的思想，概括起来两个词：独立、自由。

二、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

陈寅恪学史，身上保留着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气和特点，但是他并不是迂腐的旧时代老儒，他的性格与人格也充分展现着他留学各国汲取的思想，概括起来两个词：独立、自由。

1902年，还没成年的陈寅恪就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留学生涯：先是去了日本，后来又去了德国柏林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，中途回国一次。1918年7月，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，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；1921年二赴德国，仍入柏林大学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，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、蒙古语。如此丰富的留学经历让陈寅恪精通十四国文字，连一些梵文、突厥文、巴利文、西夏文等生僻古文字都有深刻研究。陈寅恪又精通史学，著述精湛。可能有人会问：“陈寅恪既然满腹经纶，又留学多年，为何没有学历呢？”这个问题早就有人问过了，当时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便问过，陈寅恪的回答是：“博士并不难，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，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。只要能学到知识，有无学位并不重要。”

君子以行践言。1919年，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，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。他很快就名噪哈佛校园，在两年半后，陈寅恪要立即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学，老师和同学劝他半年后拿了学位再去。陈寅恪